



左
補

文公元身
左心身

三
三六

八
九

服部文庫

117

195

5



117
195
5

左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察評
向懷杭州陸 偲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諱
允系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文公止第八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
愛民日文忠信接禮日文。在位

十八年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天王使叔服

文公

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

僖公

七月而葬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

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林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以其自即位也。

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雖大夫親伐而以其自即位也。

○衛人伐晉

稱晉侯從告衛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

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

內稱公卒稱薨皆川魯史。○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

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頽憂倫丘倫二反。穆成王弑子穆王商臣立。

○公孫敖如

齊

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僖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

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

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穀也

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

者所譏。補正曰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可知。先王之正時

簡甚雅甚。聞作畫實有士大夫筆意。似此風鑑其口所宜當求之士大夫外

兩子俱好而一子尤佳。近世為姑布家言者甚得此秘。但能學其訣而不能學其驗則何也。

食子收子豐下。只以一字為評。不肯作極口而奉語。固非世俗所能效。學極整肅之文。起用極超忽之筆。奇

漢以後。隨時置閏。又不依歸餘于終古。法而推步益精。乃不得以此議之矣。兩層都以韻語成文。而首句都不入韻。

此以不變為整齊者

孫執升曰典與質勁似頌似銘已為延壽易林子雲官箴諸家之祖

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其之日三百六十

百六十有六日月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歸餘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於中民則

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

則事無悖亂悖入聲古悖與勃通韻亦互叶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絲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在晉襄公既祥諸侯

閻亦因祥祭二當朝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

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且子餘反

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

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

衛大夫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

食戚邑意曲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衛孔達帥師伐以距晉○林我為衛以辭謝晉求和

此篇前半是晉人伐衛傳後半是衛人伐晉傳分寫有何妙義文于晉則棟叙一朝王事于衛則棟叙一謀陳事而君朝王事從師更伐之我辭之恰作對仗兩使告恰作呼應事載而文自聯然晉竟于效尤之禍而衛不得託于越國之古也則于孔達吾懼其卒也已

似屬兩對然作法不盡于此起處衛成不朝伏前段孔達伐鄭伏後段乃獲提

法收處陳不當越國而為人謀衛尤不當越國而謀于人乃雙結法而所提所結又不必盡應蓋合傳之變格也

此篇通體都用短促急疊句法寫極其唐人極悖逆事便作極亢厲之筆所謂化工肖物者

子上凡四意層層頂接却以點乃亂也作上下轉捩緊甚圓甚

任注以筆為曲事愈直愈曲

不過平平叙去而神氣躍然真化工之筆以能事能行陪能大事則不必明言何等大事而忍人自心領神會矣賊賊只一字寫出忍如聞其聲

諱殺子上事已見前此處夾不入則略之矣史家互見法因此悟華督殺孔

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結言簡而意微合古之道而失今事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故國失其霸王之禮故國失其

執辱結圍威獲昭子案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

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于江芊亡氏反史記以

為成從之江芊怒曰呼彼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

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

問能事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職不

謂弒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

取此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

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諡○瞑亡丁亡干

二反正義亂而不損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

曰靈安民立政曰成

左繡

以不重叙託事與此正同。

好事二句總束上兩句忠信句總領下三句分明分說在兩頭而以合說作中間轉接也此法屢用屢妙只是屢變其貌耳

不另作收煞法如是足也

此節重複使為政句與後秦伯猶用孟明對看都為透徹西戎起本而一用作

實食以禍夫子與是孤之罪句為呼應恰作順承倒煞筆法處處筋節

前素服哭師一則曰孤之過也再則曰孤之罪也猶是圖說此直供出病根非真心悔悟者不能左氏頻記秦穆此等處所以當秦誓之義也云爾

春秋左傳

寫出得意

卷八

四

又寫

潘崇

正義曰以所居室內財物僕妾與之非與其所居之宮室也

使為大師且掌

環列之尹

環列之尹宮衛

孫敖

凡君即位卿出竝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穆伯公

凡君即位卿出竝

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

踐猶履

好事鄰國以衛社稷

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

之基也

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

○殺之役

在僖三十三年

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

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眾物所在成蹊徑

對誦言如醉

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

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是貪故也

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年秦晉戰

彭衙傳

經丙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秣彭衙秦地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五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三月乙

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

微人常稱為親以直厭不直不地者

○夏六月公孫

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

城士穀出盟諸侯受戒於衛故貴而書名氏○林大夫而與諸侯敵于是始是故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

為災不書旱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

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

其譏已明徒以逆祀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故特大其事異其文

○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

四人皆卿秦穆梅過終川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

禮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

公為大子時已行昏禮也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

時月日

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代卻溱○王官無

地御戎

代眾狐鞠居為右

戰于彭衙秦師收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此篇當合猶用孟明作一篇讀音段前事未段起後事而拜賜之囓增修之避兩兩激射此不待言中段詳叙狼羆怒黜從師事以見晉有君子所以敗秦為孟明增修張本乃反照旁觀絕妙處否則與拜賜之師了不相涉耳

足一作是

弘

須知拜賜之師下本應直接秦伯猶用
孟明因狼曠事不能割愛而兩截中間
又必得一開架方不致促遂以旁筆夾
叙之看其原叙殺箕兩層合到彭衙本
事特以君子許狼曠而終于念德不忘
之不可敵前中忽離後半忽合明于離
合之妙其于賓注自轉變入神矣

前連寫三四字中連寫五男字末連寫
三怒字筆意灑至

王錫周曰數語淋漓盡致如雲堆浪湧
讀之起舞

一句首尾用兩君子字乃僅見此語

戰于般也突轉猶用孟明突接筆筆有
跳脫之勢起處着增修二字後以增

君賜故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林在僖三十三年

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

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

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

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

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補正朱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此二句出汲此二句對

死國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

宜見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

言上不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得所

屬屬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此止亂遄疾也沮止也又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則整師旅以討亂與起句應怒不

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

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

德修德分應又從詩添一念德皆有條
理非牽爾者其筆意又與前半相配成
章法也

朱安谷曰秦人欺而懼晉人勝而懼秦
善敗晉善勝其勁敵也

如晉及盟本兩事一書一不書順接及
盟倒帶如晉輕重有法

以尊臨卑厭勝之義彼使處父盟以耻
之經即書及處父盟以厭之聖人因應
轉移只是行所無事左氏筆妙亦極寫
得輕圓相稱也

敘事中間插入解經筆輕而活

此篇是一事兩斷格前斷逆祀後斷縱
逆祀用筆前詳後略蓋逆祀論得透則
縱逆祀者只以一言斷之而足矣此寫
一層而兩層皆到之法然亦前一層妙

通應前晉大德起下謂之崇

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

祖聿修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孟明念之

矣念德不忘其可敬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林討公即位不朝公如晉夏四月已

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使大夫盟公欲以耻辱魯也經書三月乙

巳經傳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

也此于我公以尊臨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適晉

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

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人伐晉士穀士為子○林傳釋我公未歸穆伯出會正義曰

公既在外命正卿守國亦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合告廟而行故得書也非卿也

以士穀能堪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卿事故書與衛

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補正此即上所云我辭之者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

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

意至多故物莫能兩大耳否則既寫逆又寫縱復何傷乎

文係駁難體篇中層層論斷無一字放鬆而援據典則點染風華頓宕多姿不徒作硬辣手筆是為有骨有肉之文起結作斷中間只作翻騰議論格法一新

非禮兼不順不明二意但對逆祀說自以不順為主而不明即在不順之中故齊聖不先作一申說不順又由于不明故未又單以不知作結蓋襲承側注之法莫圓于此矣

又看禹湯至上祖也順賢躋聖賢一層魯頌兩段倒頂先大後小一層雖申說

而實暗暗分貼用意極為細密

從疏本

一君子以為開出兩君子口兩頌口詩曰結出一仲尼曰以與明見曰對照絕妙章法

非已以下

通篇重寫逆祀却語氣未了忽然轉出一縱逆祀者前不預伏後不另提只開開折衷聖論便有更上一層之嘆筆妙真如懸雲出岫也文無定格匠心而生

廟昭穆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先大後小順也躋聖

賢明也又以僖公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為聖賢

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久矣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

湯十三文武不先不啻后稷于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

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

武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君子曰禮謂其后稷

親而先帝也先稱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也衛女

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從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

此二詩深責其意補正曰言僖公于文有父之親

而閔公于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仲尼曰臧文仲其

其所親加之于尊故引二詩為証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位非已欲立廢六闕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闕所以禁

而正家語作置六闕註謂文仲妾織蒲三不仁也

置闕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文公

九

所謂禮弓物始何必有例者耶

及其而還以報某之役乎平語耳只因着兩彭衙便異樣色澤左氏于小典處務必寫出以自煇煇天下豈得以禮過日之

禮也虛說一層孝也實說一層未句從孝合到禮總結一層在左氏固是常談而自為千古之法

言其與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稅也有縱逆祀聽夏民爭刑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及彭衙以報彭衙猶以念德不敵之故弗深人也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絜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位也于是遣卿中好舅甥之國修禮以昏姻也元妃嫡夫人奉絜盛共祭祀補正曰即以僖公之薨為

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日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出聘違禮拂經甚矣孝禮之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沈月湛反

○秦人伐晉晉人耻不出以徵者告○秦人伐晉林秦于是

○秋楚人圍江自上而隋有似于○兩螽于宋兩宋人以其死為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

尸甚

以寡去寡曰潰，以寡去衆曰逃。只一兩語，耳却將上字逃字略作顛倒，便自言語妙天下。

晉侯盟。○晉賜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林晉大夫書帥師于是始

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將書大夫于是常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魯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

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國

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類言之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族爲衛請成于晉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

虎與偕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于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于此

顯示體例也經書五月又不書日從赴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

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

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故舉孟明者詩曰子以采芣于沼于汴子

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汴之芣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

此篇結束殺師以來數篇文字一叙兩斷都用風檣陣馬筆法鋪張揚厲詠嘆淫佚非此不足以舉積憤而盡抒之者也極精神之事極精彩之文兩層一疊連說而似對局乎說而有側意板說而藏變法既以君子作斷又以詩曰作贊各用作摠領之筆上斷于秦穆兩語對說孟明子桑另自兩對下贊於秦穆獨四語孟明子桑又各小略看來三乎其條理仍自精細有稱其故意迷人者故如論之至前用三人作順頌後用三人作倒懸又整中之變之最分明者耳添入子桑作章法支情方濃文味方厚

與冀缺三命篇同一筆意但彼夾在中此增在後彼用參差此用整齊遂令讀

者另換一番眼色俞寧世曰此篇人多賞其後三行其實得力在第一行有聲勢有光燄激得下面文情出

傳特移圍江于雨蝨之下又升救江于盟晉之上令兩文相接成章也復離而二之失兩伐楚以救江之妙矣

秦穆不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

天子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

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曰成也

○秋雨蝨于宋隊而死也蝨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蝨下故使圍江之經隨

在雨○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

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

正義曰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為氏猶衛之公叔氏也門于方城過息

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

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

且有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政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

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登成拜俱還上公賦嘉

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

○夏逆婦姜于齊齊婦有姑之辭

○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

為無禮改盟以降拜辭登拜皆詳寫禮節又前篇一耻之厭之可謂兩主不樂之極故此文連寫樂字而終之以嘉樂特為懼字作解釋也云爾儀字樂字分承詩詞忽將樂字複說一遍意則重然妙在將大國小國亦復說一遍不令文字備枯精神之至前四句答謝善莪之意已足後兩句乃是預透嘉樂詩意于前故未只點公賦一筆便任分明以兩釋詩安在中間而兩賦詩安在兩頭也此法亦往往而有但以兩詩連作一片作承上起下之筆則敏妙尤獨絕耳

○狄侵齊無傳 ○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信公母風姓也赴同稱姓故稱夫人正義曰風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曰禮是適夫人既死妾母于法得成夫人也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 ○夏衛侯如晉拜謝歸其門其下祭

○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補正曰會

正即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杜解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為政似因

傳文夏字而曲為之說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君子是

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

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 君而卑

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

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也 不允宜哉林為十八年姜氏歸齊張本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

祿

西長堂亦復有本耶

前云衛侯如陳拜晉成也此處忽將拜字作敬後語蓋彼以晉成解說在後此以衛侯解說在前故也只是順一逆而句法奇變不測至此

上節以一字為傳此節又以兩字為傳簡甚

一呼一應又引詩作証此左氏常謝但此文乃因後節前與他處預作評論者不同

西長堂亦復有本耶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邠新城秦邑也王官
 役在前年○邠願晚反一音元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

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

能救敢不於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君子曰詩云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

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曰方諸侯

懼而思政爰于也究度皆謀也

名雖為人其實自為引詩亦全在彼字此字見神理緊照為之自隱著筆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江雖小國實中夏之助今楚滅江晉靈哀矣秦穆比舉益儼然以伯自居云

左氏賦詩贈答辭受俱有妙義忽從不辭天答另換一番光景事出匪藝文更不測此亦作家別行一路之法

天下有對客肄業者即不欲直責主人過大却先自作此夢夢語最措辭謙婉絕妙處莫認作一味假意訛刺也
 不辭不答呆呆坐着極其憐懂天子諸侯一一數來極其精明寫得妙絕

兩宴字對上宴字一安在詩上一安在詩下只此例換法便自參差整齊轉變

邠新城秦邑也王官

降服素服也出

秦江同盟不

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曰方諸侯懼而思政爰于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堂

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

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

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

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曰湛

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補正曰當陽言嚮明而治也諸侯敵

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

不盡矣。起筆最輕，住筆最勁。目取，緊對肄業，呼應極靈。

春秋左傳

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旅音盧。故自稱陪臣。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也。亦為干也。亦為干也。戾，罪也。○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

馬曰：賜。○舍戶。○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故曰葬。王使召伯來會葬。我小君，太子也。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桓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貶也。桓以少慕長，成風以庶庶，桓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褒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皆不稱天。

○秦人入都。十五年。○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與僖公六同盟。○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賜。珠玉曰含，口實車。

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賜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也。冬，楚公子燮滅麇。麇國今安豐。藏文仲聞六與

經書六而不及，亦特詳滅六之故而于，略焉。則文仲臆斷不分，抵罪而實，主自明，又無差謬也。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左

曰秋祖冬二國速滅所謂忽諸也。只二字寫盡弔古之神。上二句弔臯陶下三句乃嘆六夢。連讀則決之矣。

此節雖有兩層以前一層為主。提句着力已斷其不沒後乃大轉出聚怨一層而再斷其不可以定身也。刻在正說後忽將天德比例便從此又比之草木分明正說安在兩頭而比例安在中間作東上轉下之筆意警而法甚圓。

俞寧世日剛則待人迫華則自洽疎兩揭禍原道德經不過也。

只皆卒兩字使人讀之動老成凋謝之既。

詩三羊對曰昔文天祥之臨也且結不取

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

哉。蓼與六皆臯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

大國忽然而亡。補正曰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

八凱有庭堅杜氏以為臯陶字羅必以為六臯陶後

庭堅後而焦氏易林云。九降庭堅為陶叔後似二

國皆臯陶後而庭堅或以支子別封自為其國之祖

故重舉之也未詳孰是。又曰德之不建言二國不

能自強民之無援言中國不能恤小。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羸從之。甯晉邑汲郡

逆旅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

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

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

範今謂之周書。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天為剛

德猶不干時。寒暑。沈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

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白李皆卒。成子趙衰新上

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

也。白李皆下軍佐也。為六年蒐于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

友。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

卒。火左傳。卷八。文公。七。

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中御共葬事

昭三十年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

此篇為晉殺陽處父張本先經始事蓋預為侵官立案也董宇趙氏定罪分明又曰且謂趙盾能夫不能於他人而能自陽子之口趙盾雖能終為一人之私矣下半詳寫趙盾能處乃史家得失互見法然亦見事事獨斷獨行使孤射姑

多少眼熟臨了重又轉到以授大傅陽子分明擺出一黨字局面而以為常法又分明久占要津使所積薪人扼腕于遲我十年使相之恨也手寫此處眼注波處能令易班侵官兩意都到是為入神之筆

獄刑倒置董

賈佗見輪射姑不着也妙

襄公卒明年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告月猶朝于廟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

使狐射姑將中軍

陽處父至自溫

改蒐于

董易中軍

故蒐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

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制事典

正法罪

辟獄刑

由質要

以為常法

求好本以為公反因以為私豈亦從三思得來耶

論斷文字要有實理又須有虛神此文中段是實理起結呼應乃虛神也先提明一層次出說一層不以蕩漾作收與交質篇格法相似以為議論文字之正鋒

起句不為盟主乃因其死而罪其生結句不復東征又因其身而併料其子孫着眼在殉字上故篇中句句都就死邊說

中間掛寫十餘句看去似乎板實却不知正是避實擊虛處蓋木論三良良常

痛發奪善收良之失今却不論人而論法又不論無法而論法總用高一層跌落之法便令正意直從對面透出來豈非異樣空靈

前將詒法抉進一步後又將無法縮退一步絕妙擒縱至首尾呼應緊密乃不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

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為娶

秦伯狂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林)秦穆公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

子與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

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

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

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

哲便將善人串入詒法中非頓實而失主也建立聖知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

聲以司牧民分之采物旌旗衣服著之語言善言遺戒為之

律度鍾律度量所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

又曰貢引之表儀引道也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

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與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道之以

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命猶言

即世乃得正而斃之意與知命不長應林氏就用上命非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

左編
待言矣

言難向害乃申明備象不虞語可見利
害不出是卦之內是卦既明正不必三
思也
兩求字亦以一應一逆為對法者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各出論頭下截兩
兩比對純用複說筆法下截複說上截
而下截每扇又各自複說妙在上截亦
先作複說以配之分之則上下各成片

段合之則上下共成片段也

上截複說句句用順下截複說句句用
倒前複說在接連後複說在兩開前奇
後偶局整而變又左氏用法最圓處

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
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
方諸侯為霸主

○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季文子
季孫行
其人曰將焉用之
其人
文子曰備豫不虞

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難卒
過求何害
所謂文
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
立少君恐有難
補正謂
趙孟曰立公子雍
趙孟
趙盾
連年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也公子雍文公子襄
好善而喪先君愛之且近於秦
公庶弟杜祁之子

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抒除也
○抒直

呂時呂二反
正義曰字有聲相近而為訓者鬼之
為歸也春之為蠢也其類多矣抒聲近除故為除服

度作舒
賈季曰
林賈季即
狐射姑
不如立公子樂
樂文公子
○樂音岳

一音
辰嬴嬖於二君
君讓公文公也
立其子民必安

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
班位
其子何震之有
震

也
且為三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
不愛
陳

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

左編

雍樂通體對。而意自側重雍。一逸起結于法最分明也。

起法超忽。事已見前此處。只作一掛醒之筆。似法入妙。全在兩也。字帶得輕。

直傳出賈季。念念不忘。又目中無人。神理來奇極。此處以侵官為主。故起手用重筆。羽頂前改。蒐篇而以剛乃處。父一生荷根。故用輕筆。暗帶入以兩筆。而實主分明。圓到其妙如此。然句簡而輕。迨起調相應成章法。

宣子為同官送帑。却使與駢有意無意。俱不可知。然自旁人看來。豈非天禍。假手與駢。却正唯宣子所使不當。介龍報怨。故一則曰夫子禮于賈季。再則曰何。以事夫子。縱不為見禮于夫子者。計獨不為事夫子者。計耶。怨雖不報。而忠于趙孟亦自此見知矣。蓋遠遠為河曲之戰起本也。

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偏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日上。辟匹亦反。又作僻。

正義曰。譜以偏為國名。地闕不知所在。以狄故讓。應長

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應善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

在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應善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

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

季亦使名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郕。郕晉地。郕婢支反。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

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

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

也。日月。賈季奔狄。宣子使與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說文。帑。金幣所藏。妻。帑字。從子。今經傳亦從巾。正義曰。帑者。細弱之號。

賈季戮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敵怨不遷。怨敵惠不貴。報皆。

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

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林宣子使我送祭是寵任我也。豈可因其

寵任以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

家欲以除怨。宣子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

以事夫子。盡其其祭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

諸竟。打衛也。高個忠字。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

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順時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

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爲如字治也。○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

也。倍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遂城部。無傳因伐邾師以城部。魯邑

卞縣南有部。○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盟于垂隴。○林

成公卒。昭。○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介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晉先蔑而

夜薄秦師以戰告。○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狄侵我

○林令狐秦地。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三者以忠爲主。知身添出伴說。故下亦添器用財賄。往送祭以配之。與前引志以敵惠陪敵。怨同意法。乃得句可。

時字提。民字結。中間作事。厚生。通下。評平。而意側注。觀其單收時字。民字。可以得其用筆輕重之法矣。

棄時之政。乃是將事字。歸併時字中說。林註時與政對非也。

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陽卷縣西。

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林不序諸侯。散辭也。晉于是始失

也。○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開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三月

戊辰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

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公孫

友為左師。目夷樂豫為司馬。戴公鱗臯為司徒。桓公

臯古。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華御事為司

寇。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

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

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此又以葛藟貼國。君說故曲而不復。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廕庇之多。○庇必

利悲位。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正義曰。此引王風葛藟之篇。

毛傳以為典。此以為比。蓋比之隱者。謂之典。典之顯者。謂之比。深淺之異耳。此傳近取庇根。理淺。故以為

比。毛意遠取河潤。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

斧焉者也。縱放也。○林八尺曰尋。尋以量之。斧以伐之。必不可君其圖之。

必不可君其圖之。

成風既沒。皞祀亦絕。不惟非禮。直不孝矣。

叙宋事必詳叙六卿于諸國。蓋自成一體格也。

此節議論純用正喻。夾寫法。前喻論勢。論情。公族之不可去。已透。後又轉出一層。正本之論。却從理上說。非唯不可去。亦不必去。矣。曲折反復。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

只起手四語。足矣。妙在拈庇字。複說兩遍。令文情濃。至暗引詩。明引諺。一層本。一層本。不可去。恰好反。正相承。重寫三。庇字筆意。最有波致也。

彭按。傳幸三。幸將尋師。寫。用慎。注尋用也。韻會。尋字曰。又尋。尋也。

股肱又從枝葉映帶而來意到而語亦精

必不可應不可若之何去之應若去之重規疊印章法甚密

六卿和公室一筆結通篇不稱名一語括兩意簡到

此篇都用叙議夾寫筆法分兩半讀起至至于列首是正叙先蔑奔秦至末是帶叙而上半又分兩段禦秦以前極寫穆嬴箕鄭以後極寫宣子下半亦分兩

段先蔑之使極寫林父士會在秦極寫上會而合之總是極寫先蔑逆公子雍之非故通篇當以背先蔑而立靈公一句為關鍵兩外求君句為眼目起手從秦送雍叙入寫得聲勢隱隱開門掛盜末以同罪半義結亦與穆嬴兩無罪相對其詞無罪則外求者有罪矣後半帶叙正是回應前半正叙作歸結分明以叙為斷不在此意幾疑前後篇法不屬矣

先蔑與士會同使而獨言背先蔑以先蔑不聽林父而士會非義先蔑也輕放

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

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

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司馬以讓公子卯卯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故

義曰不得主名不知所惡故不書盜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

呂卻之難伏寇字又蚤着此筆則欺于令狐不必另傳二十四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

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

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今君雖

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

患穆嬴且畏偪偪朝趙趙九君大義畏國人以大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

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

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

一筆留于後文解之細甚

先蔑乃宣子所使今于宣子極寫其畏義變計改過不吝于先蔑則連寫兩弗聽更令外求之罪獨歸先蔑妙筆經本罪趙盾傳則罪先蔑此正所謂錯經合義者

敷語寫得有風發泉湧鬼起鶻落之勢此叙讓兼行極活處

前半竟從秦送叙起此處方重叙先蔑以應中幅背先蔑句又一叙事錯綜法

此段正與前半相應砂麻語作兩半寫此却寫出五六層轉折來文情濃至前後方得相稱否則前飽後飢便不成章法上段應外求下段應何罪句甚

先蔑段作許多層折士會只直說一遍此文子濃淡曲直相間寫法而上段寫三同寮兩弗聽下段連寫四不見又兩兩相配真妙筆也不但末二段相配并與前半兩朝兩抱兩先君兩何罪及才不才子賜子怨中幅受不受善謀善

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

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

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職董陰晉地○招上遙反董音謹一音斬正義曰諸言戎右皆是君之御右此擬為雍之御右也十二年河曲之戰傳稱范無恤御戎時晉君不行而亦有御戎者公卒盡行故觀成二年楚令尹陽宣子曰我若橋之役彭名御戎云王卒盡行可知

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

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

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是叙言為是叙事妙甚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早食於寢蓐也○蓐音辱林潛師使啣枚無聲夜起掩秦不備

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

刳首相接○刳苦胡反補正曰令狐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見水經注先蔑之使也

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

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

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

又弗聽及亾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

為同寮故也荀伯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

林父

政筆意無不相配。所謂筆墨各有氣類者。于此益信。

左傳大綱分合皆成章法。若分之不各成章法者。必合之。不共成章法者。也。小片段亦何處着得一率筆耶。

此等月日極奇極雋。又妙在極簡。只換一字。而身分全別。晉魏臧否。屑屑分別。亦何煩許辭。句法有時以省為妙。有時以不省為妙。如此處各省去上一日字。或省去下兩之日字。則減色。雖多少細味。可得重字法。

凡說三遍承接順逆無一字率爾

註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則此文以穆自為主。敘叙仲畧而叙伯詳。當分三段讀。自為娶之上。寫穆伯不成。兄弟仲請攻之下。寫襄仲不成。兄弟惠伯成之下。寫復為兄弟如初。

人曰能於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不能見於此焉用之。言能與人俱。

何用。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逆公。非義之也。將何如此。不見直。各行其是。

見焉。言已非慕先蔑。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

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狄相讓其伐魯。秋。時賈季奔在狄問勞也。

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

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此傳還自釋凡例之意。補正曰。公既不及于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穆伯。

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已。音紀。又音祀。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

冬。徐伐莒。莒人

通篇以之字文調作章法。自為聚之。然
佳上段也。却趁勢將攻之許之。遞下公
止之。亦應上許之作。然筆也。又趁勢將
成之。等數之字。一摠收捲。木仍以從之。
結往牽上。搭下。或起或止。都以之字作
關。極事固可笑。文亦以游戲行之。乃爾

寇亂凡說三遍。順而逆。逆而順。與上篇
三寫後至不書正同。

此篇務德懷睦。只數語可了。却引書釋
書從九歌生情。簾弄遂令極平極淡。題
目寫得極典雅。有風致。所謂得文之趣
者。

看來當作兩段讀。前連用四句。以節節
順生。後連用五句。之層層倒結。已是鬆
快無比。而上段子為正卿。而不務德。將
若之何。下段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
承之。兩對都用反說。至末方用正筆。又
只輕輕一摸。便住。豈非異樣空靈。

尤妙在起手將歸地一點。通篇只是沒
論結亦虛掉。不更絮瑣。辭令中極酒脫
者。其筆純筆。其不奉為萬金良藥。則
從睦說到德。從德說到歌。結句睦字收
前段。歌字收後段。偏不收德字。便獨表
德字為一篇之主。藏于字中。作倒煞
之筆。不漏不板。尋常講呼應者。恐未到
此精妙絕倫也。

孫執升曰。引書處露出九歌。掉尾緊收
盡使睦者歌吾子乎。悠然竟往。正如秋

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泄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

城見之美。鄆。陵。莒邑。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

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

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先結仲次。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

敖反之。遺莒。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取。

衛地在。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

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

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

書曰。逸書。今大禹謨。戒之用休。有休則戒。董之用威。董督

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董督也。有

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

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盡使睦者歌吾子乎。

水盈盈一舟輕漢能使觀者神遠

言官記

宣子說之

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

崩。林襄王崩。子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

衡雍。壬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月八日也。

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宜去。公孫敖如京師

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無傳為。宋

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

而不名。貴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衛邑。中屬鄭孔

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且復致公婿池之

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婿池晉君女婿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

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按補正傅氏

曰自申至虎牢皆鄭地杜上年解云為晉歸鄭衛田

張本此專言歸衛田不免曲說。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合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

秋襄王崩。為公孫敖如周弔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

明鄭衛暗點鄭匡戚在上申虎牢在下。只一例換法。

三編

春秋左傳

卷八 文公

臣

兩專連叙只用東上轉下筆法解經語
雖雙項而意實側註用筆極圓
以珍易貴用字取新法但不許簪髮孔
闕者藉口

經于司馬司城連叙而一殺一奔分點
而頭傳子握節效節對叙而一死一奔
連叙中間文無他奇只看其順逆伸縮
處可以悟變化之妙

皆黨叙于死前皆復叙于奔後末以皆
貴之總結三皆字相映成章法奇絕
兩書以官又妙于整

四人叙在前一人叙在後恰將先克之
言與事叙在中間作注而末以五人總
結無一筆無法也

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
伊維之戎將伐魯公
子遂不及復君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
專之可也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已氏苦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夫人

因戴氏之族
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

書以官
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誓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

府人而出
效猶致也意諸公子卬之孫正義公以

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

故以本官逆之請來而復之
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
登之於上軍也而

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
士穀本先有陽處父先克曰狐趙之勳不

可廢也從之
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
七年

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
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

耳蒯得作亂
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癸卯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孫來

求止此自是魯雖無傳○二月叔歸寧

不修貢周無求矣○夫人姜氏如齊○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林前

得臣葬襄王是○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下軍佐也以

夷周於晉也○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正義

名○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

有此○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與先都

耳○楚○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與先都

人伐鄭楚子師于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與先都

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無傳

于菟○林共公○九月癸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

卒子女公壽立○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中國同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不書氏史略文○楚君臣始

並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辟陋

於經○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故不稱使不稱夫

人從來○葬曹共公○無傳

者辭○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

故不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

書○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不書王命未

葬也○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財故曰非禮

此節連上下二節為一則亂用摠提而
敘分兩番恰似問一個殺一個者事奇
而文因之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晉楚爭鄭自此開其端矣。代鄭不言其人又不書戰狼淵援師耳却以伐鄭全屬之乃對晉君少而言故獨以楚子為主。

緩也。只以一字為斷而其事則叙于前其義則註于後都只四字為句並不費辭。

正義曰在禮師不會公侯會則賤之存人存年公孫叔會晉侯于戚文無所賤此公子遂諸國同行諸師皆賤遂獨不賤諸如此類莫不

此二節連讀與前伐鄭合看鄭以見囚而平陳又以獲敵而平勝敗皆不敢與楚沈也北方可圖范山固不專指鄭而言耳。

人以為我傲人耳却不知自傲其先君語最可思。一句斷兩句解只三句而宗也先君也神也凡疊用而不覺其重順逆有法故

以固頓折只三五語而姿制無窮。結用倒句法風致全在也字一拖若換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頓川潁陰縣西有

很。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

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

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衰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

○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

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陳人敗之獲公子棖陳懼

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

反貉武百反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叔仲惠

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

日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傲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

作書之便與上也字焉字調法不合矣

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獄同盟諸侯相
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
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不及

尸故曰不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甲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小

夏秦伐晉不稱將帥告辭略○林狄秦也楚之霸秦

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

○及蕪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蕪子周卿士頃

○女音汝一如字○冬狄侵宋無傳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地名闕將伐宋而未行故書次○林以見楚之圖汜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陽縣

取北徵報少梁○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

○初楚范巫禍似禍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

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王

日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僖二十八年

○強其丈反

此節為秦伐晉作傳却兩兩對叙下着一斷語使人得自取之故于言外又暗為楚伯厥貉起本也

此篇為殺宜申作傳因追叙范巫之言須玩其用筆實主詳略明暗之妙蓋前有子玉從有子家恰好并陪若併叙成王強死則喧容奪主矣看也將王思之三字暗藏強死在內真妙筆也後半將商公陪工君見之陪聞之將入郢陪又

謀弒一篇摠以賓主為章法

將入郢謀弒成王也此處暗說讀至下文又字則併此了然矣文有寫一邊而兩邊俱透者此類是也

此人不忠不信何宜復見復見而不書所以其以新王之用人為已僭矣

此篇以聽命違命作眼目前兩弱字後耐遣字作照應若宋公者所謂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也其見固宜哉
註為宋人殺子舟張本則前為之弱單為下何強之有作伏筆御事未免開門揖盜子舟直足狐假虎威而楚霸之集亦因以見矣

陳鄭與蔡皆晉楚間小弱國也陳鄭口前年皆及楚平而蔡于雀泉後久不見恐其不畔晉即楚可知今亦從楚次于厥貉則楚霸自此集矣經略陳鄭宋而獨書蔡或當以此杜註陳侯必同語附會欠明

按正義曰強健也無病而死謂被殺也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

邑今上澆漢沂江將入郢

澆順流沂逆流○澆悅專反沂息路反補正曰入

郢將為亂王在渚宮

小洲

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

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

陳楚名司寇為司敗子西畏讒

言不敢之向縣王使為工尹

掌百工之官

又與子家謀弒

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仲歸子家不書非無

○秋七月及蕪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僖十年狄滅温蕪子

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陳鄭

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侯任受役於司馬麋子耻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

諸侯宋鄭猶然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則陳侯必同也

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

子勞且聽命

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

遂道以田孟諸

孟諸宋大

厥貉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孟田獵

期思

公復遂為右司馬

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

子朱及文之無

畏為左司馬

將羸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甄吉然反

命夙

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下風駕載燧無畏扶其僕以狗或

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

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止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

辟彊母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

也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為明年楚子伐麋傳

春秋左傳卷八終

宋

辟彊亂官懸上官字彊字亦用倒換法其詞則又與此句相應作章法也妙哉

左編

錢塘馮李驊天閑評輯
定海陸浩大瀛

同學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黎評
同懷杭州陸德與臯

男馮張孫近濱
翼孫念詒
尤孫思蔭
校輯
男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文公下第九

經乙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討前年逃厥貉會夏叔仲彭

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卻缺冀缺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

此節連上傳讀凡連寫四糜字

漢高為義帝發喪筆法似從此脫去此為某事也之變文只換一虛字而句意擬擬異常作文第一要換筆洵矣

以三事實主輕圓簡淨疊疊如貫珠

此編乃類叙法也因叙新事直道叙舊事又倒擊後事重叙前事叙其人則用整齊法叙其事則用參差法而五人五事凡三點鄂瞞伐我伐宋伐齊一主二賓段落明整末以一句作收不過分提總結而聯終映帶奇麗天成似此結構固史漢諸公所寢食以之者已類叙之有實主固已而賓之中又有主焉如此篇代末一段句句與首段相配為四賓之主下三節合成一段又以中節為三賓之主若輕重無法則一屋散錢矣首段名門命子兩事見奇中段則形門句順對以命宣伯末段則埋首句倒應

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成大地防渚麋地

玉之子大孫伯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錫穴麋地錫音羊或作

錫星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

九年陳鄭及楚平者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

書史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鄭瞞侵齊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鄭所求反說文作鄭一音先牢反北方長狄國

在夏為防風氏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莊叔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皆做舊事而為之名子亦做名門之意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國之君蓋

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僑本又作僑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

搯猶衝也搯舒容反以戈搯喉蓋如箭之埋其

未遠也必以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矧之泥矣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以命宣伯得

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子駒之門合之便是一頭兩脚章法而叙一事反用多筆叙三事反用少筆以參差爲整齊必如此章法乃勻也

正義曰襄三十年傳說此事云叔孫莊叔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虺也皆以名其子

中段既以詳叙配首段使下三事亦各用詳叙豈不喧奪主妙于焚如用輕通之筆與末句輕帶簡如相配便令榮如一段無尾大不掉之病合看中段則一詳一略相間而寫單看末段又兩頭畧中門詳剪裁之妙神而明之矣

俞寧世曰順逆錯落却又簡繁班馬外裔諸傳無此筆力

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正義曰襄三十年傳尚有虺豹二名蓋三子不同年生或生訖待事或事後始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生故此文只言宣伯

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

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

彤音而。丘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與穀

甥及牛父皆死。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門。門征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

稅也。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補正史記魯世家及齊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

齊惠公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爲襄公當是傳寫之訛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

兄弟伯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

成父齊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大夫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晉衛皆不叙獲之之人畧法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

絕。正義韜氏云逆居四裔不在中國故云遂亡史記秦時大人見于臨洮是未絕也

○鄭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鄭邑國人弗徇

也爲明年鄭伯來奔傳

經丙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林

此邾太子朱儒也其曰邾伯見魯以諸侯之禮逆之也是故邾太子朱儒魯謂之邾伯晉太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復稱伯○杞伯來朝舍夷禮○二月庚子

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奔猶以恩錄其卒○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

廬江六縣東有巢巢城○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

文林秦君○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

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郟郟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郟

亭員即郟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鄭音運員音云一音運

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天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夫以夫

鍾與邾邾來奔邾邾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

龍叛上句先註後點下句先點後註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為人復見其竊邑之罪諸侯故不

復見其竊邑之罪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

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歸而卒正義曰傳言請無絕昏成五

年有杞叔姬來歸故知其娣為夫人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稱叔也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

此節連上節讀兩寫大子與兩寫諸侯呼應不當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邾伯既以諸侯禮之故不書地一書一不書兩諸侯只是用一順一倒之筆而名實之矛盾了然矣

許多情事只以一筆寫盡簡潔之極

此節亦前摠後分前暗後明法

三句三樣筆法簡而輕也

來聘而言將伐晉蓋以將伯諷曾也妙
在賓主都不明言只把玉來做個話頭
乃辭者力辭致者終致到末稱以君子
而厚賄之亦仍不說破只圖了結讀
者須于言外得其隱躍若此各各意會
之妙是一首啞謎文字千古無人抉出
也

神脈所注略筆反是重筆此文賓主對
說而襄仲起襄仲結是以主為重故中
間特着主人三辭句為提換界畫與前
辭玉後厚賄呼應作章法
賓主皆以先君為言而前段從好說到
器後段從器說到好只一例換法
秦將伐晉魯不敢從亦不敢阻然而心
竊畏之矣厚賄以暗結之日君子曰無
陋特託辭以為之名耳

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書叔姬二人
一出士卒皆祀桓公夫人。按此則啖叔佐以此傳
當在成四年祀伯來朝 二月叔姬卒不言祀絕也 既
歸叔姬也之下者非 其絕故 書叔姬言非女也 女未嫁而
不言祀 卒不書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 若敖曾 羣舒叛楚
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
南有龍舒 正義曰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
舒鮑舒巢以其非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一故言屬以包之 平舒君名宗巢
二圍羣舒之盛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

寡君敢辭玉 大器圭璋也不欲 對曰不腆敝器不足

辭也 腆厚也 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

公魯公以事君 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 不腆先君

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節信也出聘必

之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 藉薦

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韓友一曰兩國交好行人之選至重故言而有文敵國稱服宋世通好于遼不問其人何如但官至知誥即為之此有山所以為憂也

此篇以待字為骨以史駢趙穿相對而寫以惡佐上軍句為眼日以交後句為界限上是史駢欲待而穿將獨出下是史駢欲薄而穿又欲待期上是當待不待下是不當待而待卒令秦以驕馬始以入瑕終老師之謀以宣子主之而不足軍門之所以有甲輔之而有餘蓋新出之屬不敵一卿之寵也如此可勝慨哉

註為宣元年放胥甲傳愚謂詳寫趙穿待寵好勇玩寇悞國獨不見放乃為後試靈公伏脈矣 下六卿相見緊接此篇則以士會為主亦得迎華評所謂趙穿之狂史駢之智俱受士會牢籠是也

起。手。持。明。從。秦。師。于。河。曲。則。可。待。可。薄。收。於。在。我。一。筆。伏。一。篇。之。案。下。分。兩。層。讀。乃。皆。出。力。止。對。敘。上。是。當。待。不。待。下。是。當。薄。不。薄。亦。前。摠。後。分。之。格。然。戰。交。緩。戰。字。即。承。欲。戰。所。戰。戰。字。落。下。而。當。薄。不。薄。其。根。即。在。當。待。不。待。中。故。趙。穿。之。惡。由。駢。全。于。士。會。口。中。說。透。上。詳。下。略。蓋。對。局。而。有。進。勢。者。

秦人欲戰駢欲待之本與下秦人夜戒駢欲薄之兩兩對寫却夾入士會語上

賄之。賄贈送也。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

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 郤缺

將上軍代箕 史駢佐之代林 欒盾將下軍欒枝子 胥

甲佐之胥臣子 范無恤御戎代步 以從秦師于河曲

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正義

禮說為壇深四尺鄭註云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晉士會七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

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趙盾屬人 趙有側室

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戚孫 正義曰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 好勇而狂

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

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 反怒曰裹糧坐甲

義曰甲所以制禦非常臨敵則被之于身未戰且坐

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

左續

承與駢下引趙穿最叙事筆搭變動入妙處亦全為兩人相忤寫生若無此即文字一直帳矣

中用戰交綏三字兩句作一大段落為通篇樞紐首法絕奇此文意不重戰故戰地即于起處一筆揭過而正寫戰事亦只三字蓋晉志待秦可擊秦雖志戰又畏其深固故不成戰也然穿之捷駢罪狀已具于此前怒後呼或各有說交綏而不力戰則何言耶

上段先寫與駢後寫秦人下段先寫秦人後寫與駢亦以一隨一倒為變換也

前用參差調對起此以整齊調對收首尾相配結構極工不待期待字是於下截用上截法若以為首待不待者然寫兩人均警入神

看承之作

擊行尾皆盡不在軍事消言不在行也處處寫出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

穿也獲一卿矣唐三十二年晉侯以一命命卻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

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漢曰

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綏訓為安兵務秦行

進取耻言其退安行即為大罪故以綏為名秦行

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

慙缺也○慙魚鯁反又魚轄反正義曰慙者缺之貌今人猶謂缺為慙也下云死傷未收蓋未至大崩

未甚喪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

放失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

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城諸及郟書時也

經丁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無傳再同盟○林共未同盟而赴以名○邾子遽蔣卒名○遽其居反

蔣文居反林文公無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義與

卒于定公覆且立二年○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子沓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九 文公

二

此篇只極寫一誘士會歸晉事其未歸也則六卿相見而憂之其既歸也則魏人喜而喜之中間壽餘士會兩心暗照耕膠傲勢處色色寫絕而秦伯則當局者迷繞朝則旁觀者清又恰與上中桓子成子一賓一主相配前曰六卿相見後曰無謂秦無人前曰思秦之用後曰吾謀適不用前曰執其帑後曰歸其帑

密都是兩兩激射章法句密粗心讀之未易領茲奇妙耳

提筆陡然神氣直振全局咀華云兩句若倒轉便無靈氣今劈空說個思秦用士會然後轉到六卿相見便似晉人懼前士會無日不念誦也者良為妙解

壽餘語妙若不知有上會其人也者又若非士會別無其人也者士會語更妙若忘其為己之本晉人也者又若深惡而痛絕此晉人也者一妙于不說破一妙于直說破摹函至此吹毫欲活矣

齊地闕。○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齊徒答反。

十二月無己丑已。○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鄭

地○棗芳味非尾二反林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諸夏之懼

矣。甚。○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

夫賜其暇邑令帥眾守桃林以衛秦桃林在淇農華陰縣東潼關○塞悉代反。正義曰塞在河南之南

乃從秦適周之路備秦者因西乞術聘魯。晉人忠秦

亦應更交餘國故守此以斷其來往也。趙宣子曰隨

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趙宣子曰隨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

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能外事

正義曰賈季狐突之孫狐偃之子。且由舊勳。有狐

本是狄人能知狄情得以豫備也。不如隨會能。補

舊。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賤而有耻柔而不犯

正義屬下文以為能處賤非。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

奴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履士會之足於朝。躡

不日悔之無及而日不可悔也猶言我
去是去只是你不要悔悔元詞所謂語
言雖是強脚步見徐先行也逆倒

繞朝韻入韻事韻語奏得此差強人意
鍾伯敬謂臨行贈策秦伯明知故縱
之意不自言而其臣代言之無數體面
神情在此一段亦佳

舊嘉處瑕作引後以處者為劉作
結兩處字胡情相照真無一筆落空矣

前言民利即是君利後言民利即是命
長蓋深知君以民為命也語語明決無
一毫鶻突故未亦只以知命兩字斷之
筆法正與通體相稱

秦伯師于河西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此不是果正見秦用上會處
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過臨別授之馬過

朝秦大夫過張瓜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也示已覺其情補正傳氏曰蓋既濟魏人謀而還

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竟後
謀素報反劉累之亂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史曰利于民而

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

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

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

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正
義曰晉遷新田十世之利衛遷帝丘十三百年是傳

史曰邾子曰左右曰邾子曰兩番往復語對而意迤邐以君子日斷之章法明整極矣

大室屋壞似屋自壞者然書不共則固有壞之者矣

此篇純用叙而不議前兩寫會公請平而不言其所以然後兩寫賦詩答拜亦不言其所以然中夾點季支子語隱隱躍躍亦復不甚明白通篇只似做謎謎關目相似此左氏章法之別出一奇者也林註諸夏之懼甚矣不說破更妙以衛陪鄭雙起單收若將宴菜賦詩作正叙則衛飢鄭飽章法不待勺稱妙

將公皆成之平平結過下另抽出補叙而結處亦作對寫之筆以配之合來恰好中間散兩頭整無一毫畸輕畸重也何稱停審細至此尤妙在雙叙偏用單句敘單叙偏用雙句敘用法之巧化不可為極淡之文有極精之法在左傳會一字苟且讀得耶

世二句連讀須知不遷亦未始不死也落得後好

也。遂遷于繹。邑宣十年歸父取繹是也。不是取邾國都。補正謂文公雖遷後復其故都未確。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

不共。○冬公如晉朝且尋盟。林尋八年衛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晉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武於楚畏

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雁。子家

夫公子歸生也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鄭大

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

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文子賦四月。四月

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補正曰傳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詩當取亂離瘼

矣維以告。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引大國。下義取小國有急欲

以救助。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采芣詩小雅取其豈敢還不敢安居。正義。鄭伯拜。謝公

以三為侵伐戰不必。鄭伯拜。公答拜。為行。公答拜。

經。戊申。十有四年。林是年周頃王崩子匡。春王正月公

至自晉。無傳。於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林

昭公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子舍、立。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秋七月。

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稽康音渤。

○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度于義，而大典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與者廣，所害者衆，故貶稱人。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大夫例書卒。齊公子

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林商人弑舍自立，是為懿公，舍未踰年稱君者，正商人之罪也。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氏，貴。

之故。○冬，單伯如齊。單伯，單伯也。○齊故書。○單音善。齊人執

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亡禍也。○歸復福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

○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

周卿士

告不書名色甚多，却因崩薨只以禍福二字盡之，可得簡括法。

事接連兩不敬，正相映上，不敬在人，不敬在已。春秋刑責是相屬以禮已。

因母無寵故子無威起手應從子叔姬
叙入若說齊昭公娶子叔姬生舍云云
則下語少矣。下徐明叙元妃二妃
云云便從鄭文公說起一倒一順都有
故在對看目得其筆法之妙。

叙得名分秋然後辭晉時只消五字而
了了矣。

會晉楚盾本為謀却將舊事先應在
前便不與承舊條佳句犯複。

第一句掃其目前之假次句消其後日
之忌三句又明指其平日之毒四句再
詰問之六句索性安頓之一句一轉四
兩字兩我字寫得各不相合既和平又
輕薄也。
此節本以爾求之爾為之我能事爾爾
不能免我對說中間爾人不可使多蓄
憾句便令整齊中有參差之妙。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

人驟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

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

卒舍即位補正曰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

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為諡

○鄭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菑側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陳鄭宋且謀邾也

謀納捷菑而字一轉明明勉強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

月從告七月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

多蓄憾不為君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

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補正劉歆曰斗天

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

日不出七年

而縮氣盛辭。絕無周旋委曲。以當八百乘之師。左氏筆力亦極肯。半明告之。日齊出絕不藏頭露尾。處以曲見妙。此獨以直見妙筆。妙也。

日王所謂君不君也。下字結。使復字結。此亦用倒承法。

而或分或合。極有章法。原敘中間。詠亂。摠計之。

錯計之。則一分一合。一合。分一合。前則合。與合。後則分。

分與分。接首尾。則分起而合收。作亂則合提而合結。叙得又整齊。又變化。不知左氏當日為有意為無意。其殆匠心而出不期然而然乎。

此節宜合飾。相堂皇為一篇。作者于孟氏兄弟之際。三致意焉。穆襄之兄弟。其參商也。如彼而文伯則以立後讓其弟。惠叔則以毀蒞葬其親。猷子與二子又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

言力。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獲且。定公。獲俱。宣子。縛反。又。居碧反。

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周公將與王孫蕪訟于晉王叛王孫蕪。王匡王。叛不與。

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訟理之。尹氏。周卿。士。聃啟。周大夫。趙宣。

子平王室而復之。使復。和親。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

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

幼弱子儀為師。盧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闞克及公

子燮。盧今襄陽中盧縣戢黎盧大夫叔麋其佐闞克子儀也。初闞克囚于秦。在

二十五年秦有殺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

無賞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

報也。幼弱國內

亂所以不能與晉競。魯人立文伯。穆伯之

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伏後二子來事。伏勿哭。穆伯

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

兄以愛聞弟以禮死其孝友也如此穆伯非齊人魯親之謀則終于不歸襄仲非惠伯善終之勸則終于不哭安能復完見弟之初乎文本了結已氏一案而詳叙文獻父子以見孟氏之所以世其家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至于莒出二子始叙其生終叙其死亦隱隱見穆伯從已氏之非如衛宣之壽後雖賢而不卒也而垂戒深矣篇中兩親字三愛字兩兄弟字皆當着眼只就本節而論兩求復兩為請一使無朝一許一弗許自成片段也

一日不義宋公一日不順懿公兩事連叙對看亦用一順一倒法一是先叙而後解經一是先解經而後叙也

請姬語太露圭角分明刺其所忌宜見執而不歸也然寫在單伯分中便合單伯有不善詞令之執與後貴之也不合文妙于用前明後暗詳一略二之法安放襄仲口中單伯只輕輕一點最國手下子爭先處細味乃得之耳

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三年而盡室以復適

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子孟獻子請立難也穀年尚少

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

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禮葬

葬仍視其仲可知矣由對人而卿不詳所以驟眇之故只用以為二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書曰宋子哀來奔貴

之也貴其不食汗君之祿辟禍速也

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服故三月而後定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

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夫音扶已音紀○正義劉云甲已俱是名故云猶言某甲

補正曰猶言彼已之子耳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

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

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

孫來盟

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

○夏

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大夫喪還不書魯感子以赦父敦

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赦喪歸以示義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

傳例曰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

蔡戊申入蔡

傳例曰獲大城曰入林入國書大夫于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

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

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

足序○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

直出者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郭也林兵事言

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其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傳十五年春季支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

請齊○林蔡莊侯

元彭梅林注引於此言是錯誤卒子文侯申立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

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篤故貴而不名正義曰其官皆

從謂其聘之官無關當有留治政事者服虔責其空官誤也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

因請叔姬却累及單伯故先言為單伯又此處單伯叔姬獲提為後單伯至自齊齊人來歸子叔姬兩節立案而結之曰王故也則又與此處重提單伯相應并綴上王羅來脈文法一絲不亂也

此節解經與叙事對看前貴其事後敏其詞前純用揚筆後暗用抑筆作文要前後相顧如此若直訊其暴揚祖惡之失則自相矛盾矣

亞旅不必定指上大夫。只謙言衆有司耳。亦與上其官皆從相映有情。

王命古制。語語鄭重。爲討于有禮伏案。

合前篇求復作一篇讀前兩求復一使無朝一許之作一段叙其生還事將來卒齊及葬見其仲作一段叙其死歸事。曾已不哭至師見弟以哭之了兄弟相

惡及和之如初事未段了二子事正了已氏事也餘論見前。

取而殯之葬視共仲二句本連中間夾入解經乃以斷挿叙法。

勿哭并禁兄弟使弗哭也故着一帥字。

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

敢辱君

遇華督曾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

請

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

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

之制也

十一年曹伯來朝雖至此乃來亦五年傳爲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或爲孟氏謀

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正義曰敖慶父子

慶父與莊公異母雖強同于嫡自稱爲仲以其實是長庶故時人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

飾棺寘諸堂阜

堂阜齊魯竟土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

魯必取之從之

卞人以告

卞人魯卞邑大夫

惠叔猶毀以爲請

教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

年而猶未已

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殯于孟氏之寢

終叔服

結齊人之言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

且國故也

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

葬視共仲

制如慶父皆以

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帷堂正義檀弓云小斂而

徹帷至大斂之節又帷堂以至於殯雜記云朝夕哭則不帷今聲已恨穆伯故朝夕哭仍帷堂也

仲欲勿哭

怨敖取其妻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惠伯叔雖不

穆襄兄弟唯惠伯實始終之數評情真
理至直作春令詩疏讀之凄然增手足
之重也。不但為此篇中權并遙應和
之如初一篇作結束見作者文字血脈
貫通處。

從親字生出愛字此文只就木節而論
又以三親字兩兄弟字兩愛字首尾相
映為片段也。

已氏不見結局結二子即所以結已氏
也。

此條與莊二十五年傳參看彼論非常
故只舉唯正月之朔此論非禮故條舉
古之道言各有當也。

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

各盡其美義

字只與救乏對說

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

不必另作一頭

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

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

應前生二子

孟獻子愛之

聞於國

獻子穀之子仲孫楚

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

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

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薶一人門于戾丘皆

死

生字句薶戾丘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
薶莫幸反林致死以明其無欲殺獻子之心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得常

月而於社用

牲為非禮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去盛伐鼓于社

陰伐猶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

伐鼓于朝

退自

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

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等威威儀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以單伯執節不

之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單伯為魯拘執既免而

而告

解多着虛字便活。又此節似以三城字爲帶裏十三年傳弗地曰入便見此處另一筆意矣。

此篇只是前案後斷文字而手法絕佳。本當以解經徑按不克而還却將公不會插入而于無能爲下另以兩不書解之用筆參差入化。

疏本無陳侯。侯許多無能爲之苦却故意詳列諸國于首此前路伏筆之妙。文家莫醒于旁。賦如此篇要明不序諸侯非關公不會。

之故却將諱與後兩意相形此後路應筆之妙若單責其受賂正無多語耳。

此篇以禮字爲主前從禮轉出天後仍從天歸到禮宋儒以禮爲理以理爲天大抵不出前人名言耳。

接連四禮字筆最紆曲有致與外傳悖者以不悖爲悖同一筆意未及足兩禮。

○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

軍伐蔡。兼帥。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

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

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

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

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書

曰諸侯明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其受賂。凡諸侯會公

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與而

不書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爲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

歸。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

郭討其來朝也。此年。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

無禮。執王使而。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

字章法完密。已則反天。即叠前句作。準詞意足而味濃。

難免已結應不免。下又引詩斷結。亦左氏常法。但以畏釋不畏。以不畏釋畏。反正錯綜。手法尤不測。

禮字凡六。天字凡七。故意複叠。意以複而透。詞以複而奇。然字字簡雋。豈無理。只取闕者所得而效。蟹也耶。

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

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

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

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齊。祗商人傳。

庚戌。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及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

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

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

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

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鄆音西。又七西反。秋八月辛未。夫人姜

氏薨。倍公夫人。毀泉臺。泉臺臺名。楚人秦人巴

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稱君君無

道也。例在。宣四年。林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

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

閒。閒疾瘳。閒知。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

齊以公疾。愈作難。魯以公疾。愈着急。兩段連讀。當以請侯君間句為樞紐矣。

蛇不言數。但曰如先君先君亦不言數。自是魯人圖圖彷彿之詞耳。蛇也。泉宮也。出也。入也。國也。如先君也。字字一順。一逆。蓋無字無法者。

蛇之未出。因無死人。即臺之既毀。國人無死。即為世俗好怪可笑。

此篇以滅庸為主。首段平列三項。戎是實中賓。百濮是正賓。羣蠻是主中賓。庸

是正主。正不知從何處着手。而次段為賈先安頓了。正賓三段。師叔又安頓了。主中賓四段。楚子會師分隊以全力取。正主而了。結之。而主中賓亦無不結焉。唯實中賓則直置之。以整齊起。以參差。止又一變格也。戎。後無應筆。秦。巴。前無伏筆。皆以不照應為照應。正章法。和配處。謀徒阪高。為賈曰不可。謀復大師。師叔曰不可。兩段相對。求段乘駟分隊云云。勢如破竹。筆法緊與首段相配。此章法照應之。以神不以形者也。後人于字句臨摹。却從何處着手耶。

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郟丘。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史

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子考公。首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費子。厲公。躍弟。獻公。具子。順公。湟弟。武公。敖子。懿公。獻弟。孝公。稱子。惠公。弗皇子。隱公。息姑弟。桓公。允子。莊公。同子。閔公。開。兄。僖公。申。十七君。按考一作者。煬一作。煬。宰一作。圍。魏一作。微。費一作。潰。躍一作。躍。子。獻公一作。弟。順一作。慎。獻一作。戲。秋

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正義曰。臺

在宮內。毀臺并毀其宮。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

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正義。戎是山間

之民。夷為四方總。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

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釋

無君長。總統各以邑。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備中

人謀徒於阪高。楚險地。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

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

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安放百濮。濮夷無屯聚。自廬以往。見難則散歸。

左編
讀起手數行如遇一棘手題目幾無可
措手及讀下文應手而解事奇而文亦
妙矣

為賈師叔料敵制勝都于極困憊中寫
得極精彩楚子一段尤所謂始如處女
後如脫兔者不論文而論兵左氏亦屬
智囊第一耳

孫執升曰前之出師不足而示以有餘
虞謝之增電也後之七北有餘而示以
不足孫嘖之減電也謀臣如此天固不
能為之災

此傳宋人弑君事以昭公無道為主而
弑之者襄夫人率大夫國人以奉公子
鮑也頭緒甚多從何處下手看他先從
公子鮑禮于國人款于六卿乃助之施
叙入便句句直射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社母以及國人為無道作反照之筆而

看秋左傳

振廩同食

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
也同食上下無異饑也

次于句澨

楚西界也

使廬戢黎侵庸

戢黎廬大夫

及庸方城

方城庸地上庸庸縣東有方城亭

人逐之囚子揚窻

意戢黎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羣蠻

聚焉不如復大師

還復句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

曰不可

師叔楚大夫潘淮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

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史記楚

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與杜屏

軍走唯裨儵魚人實逐之

裨儵魚庸三邑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

使三邑人逐之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

子乘駟會師于臨品

駟傳車也臨品地名○駟人實

之傳也郭璞曰

分為二隊

隊部也兩子越自石溪子

貝自初以伐庸

子越鬪板也石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

蠻從楚子盟

蠻見楚

遂滅庸

臣所以與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鮑昭公庶弟文公也

宋饑竭其粟而貸

之林言鮑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論也時加羞珍異

羞進也

林言鮑之養老

正義謂無日不數於六

四時初出珍異之物加而進之也

音朔

陳本乃上有
夫人二字
與夫人二字

正叙昭公無道。只須三次一點。並不實
為何等無道。竟將國人奉公子鮑以因
夫人提撥。駕馭乃是于頭緒繁雜中用
一線單行之法。故夫人大夫國人處處
周到。而無一字贅積之迹。似此圓淨。何
必夜求之針。始能為天衣無縫耶。
因夫人下本。是直走將使公田。因大夫
尚未點明。故補敘之。卿一設。并為意諸
之死。伏脈而昭公之無道。即借作一提
使正者。不冷落直無一浪筆。
既以無道為主。何故又不詳寫。只于公
孫口中虛提一筆。又于自己口中虛寫
一筆。而前則詳公子鮑。後則詳襄夫人。
分明寫出襄鮑通謀篡弒一重公案。蓋
言在此而意在彼。左氏錯經合異。往往
有此。讀者得之。筆墨之表可也。

得國對面寫昭公無道。只一意諸死節
而鮑則大夫國人無不助之。其所以助
鮑而殺昭者。則襄夫人也。通篇以公子
鮑為經。君夫人為緯。而大夫國人穿插
其間。凡作兩截。讀既字以上。叙平日既
字以下。叙臨時上。截又分兩段。上段叙
好施。見國人之感恩。有由下段叙六卿
見大夫之離心。有素而中。以國人奉鮑
因夫人一句為轉換。下截亦分兩段。上
段叙夫人之謀。下段叙夫人之事。以兩
夫人使殺為間架。而中。以不能其大夫
以及國人句為眼目。直與前半篇國人
奉公句相對起。結則文公好施得國。正
文音其前半篇筆筆伏後半篇筆筆應
經緯穿揀。非粗心所能驟得也。第一

卿之門。數不國之材人無不事也。
有賢材者。親自

桓以下無不恤也。
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麗。襄

夫人欲通之。
鮑適而不可防。乃助之施昭公無

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
元華

孫代公。公孫友為左師。
林友目。華耦為司馬。子印。鱗

曜為司徒。
林曜和。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代

御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
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為之

意諸壽。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
禍及

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或也。姑紆死焉。
姑且也。雖亡

子猶不亡族。
已在。林卒。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
半篇遙接。因夫人。兩項公為主。故用筆有詳略。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君祖母諸侯。祖母

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
之稱謂襄夫人。諸

寶賜左右而使行。
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

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言無以。冬十一月甲寅。宋昭

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大夫國人皆在。周

人周。

筆寫公子鮑。第二筆便寫襄夫人。因夫
人下凡三寫夫人。使田使去使帥通篇
似夫人為主。然收局仍結歸文公與起
相應。乃以主包容之法。讀者弗為其所
迷也。前二說主經後一說主傳。前論
文主散後論文主整。未審于作者之意
果孰當也。唯好古知文之士為我正之。

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蕩意諸死之。不書書曰宋人
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于臣之罪。今文公即
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虺意諸。正義曰諸侯天子竟不同。亦當近國。外為甸。天子之甸為公邑。甸
則諸侯之甸亦公邑也。帥甸者甸地之帥。當是公邑之大夫也。獨言帥甸
之弟。無以相明。故舉類言之。云帥甸之帥。其實正是甸地之帥。非却地之帥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
已下終

于春秋。陳族常在衛族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夏四
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
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
雖以

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
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
可不臣所。○秋。公至自穀。無傳。○冬。公子遂如齊
以督大教。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卿不書。謂稱人。○林失其所討之罪。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過五月
之例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
魯故請服

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
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以平宋無功之晉。而欲責鄭之貳。楚自
反不縮。本不足以服鄭。故執訊致書。亦

討弒君而反立君。只一猶字。寫來使人
絕倒。

句句明目張胆言之絕不支離文飾其
敘向之原未嘗貳楚也索性將別人好
處攬歸自己說個盡情其叙今之不得
不貳楚也亦索性將別人好處理應相
就說個盡情文要含蓄此偏傾吐文要
紆徐此偏頓突文要和乎此偏武怒絕
不顧那廂人置身無地而于是以不見
鄭伯始者竟以行成爲實終矣是一首
極放肆極暢快文字

傾吐者其情慙突者其氣武怒者其色
然其措辭命意一何安以詳也第一段
敘邑有亡第二段悉索敝賦都是襯托
停頓處第三段從于強令豈其罪也方
濟貳楚直認不復遮飾一路由寬而緊
又極有步驟之支

看。來。通。篇。以。小。國。之。事。大。國。一。段。爲。主。
今。大。國。曰。以。前。歷。叙。陳。蔡。及。敝。邑。事。所。
謂。德。則。其。人。也。文。公。以。後。又。歷。叙。朝。齊。
成。楚。事。所。謂。不。德。則。其。鹿。也。篇。法。是。常。
山。蛇。勢。擊。中。而。首。尾。皆。至。者。也。直。起。直。
收。年。月。日。零。星。叙。述。于。左。氏。又。別。出。一。
格。矣。

按正義禮記他國之言稱己君爲寡君此歸生
對晉當云寡君之三三臣此言孤者蓋鄭伯
身自對晉或自稱孤歸生因即以孤言其君
也 彰按在位之中以下 鄭伯所云故下者
文公二年諱歸生乃收鄭伯所云以載書者也
在位之中上承寡君曰字看

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知上
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書曰諸侯無功也 刺欲平宋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

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執訊通訊問之 曰寡君即位三年 魯文
官爲書與宣子 二年 名蔡侯而與

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行朝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宣多既立穆
公恃寵專權 十一

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減損也難未
及於 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歸生子家名
朝晉 夷大子名

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 請陳于楚
君又朝以蕞陳事 蕞勅也勅成前
十五年五月陳侯

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 將夷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
焉則敝邑之故也 密邇此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免免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襄
罪也 而再見于君 君靈
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 絳 雖我
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禾逞吾志敝邑有

歸自也又自從上段批出敝邑複說一處固轉處
如珠走盤 近也 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
襄公也 君靈
公也 夷與
君靈
公也 夷與
雖我
雖我

兩引古語。令話頭委婉有攬托。否則理直而詞未免太迂矣。鄭之工于為命。蓋不自東里始也。
語語正喻夾寫。是通體着精神處。妙于泛說。而筆調亦極有風致。

從朝齊說到成楚。金聖嘆謂別述楚國。寬大以深詭首之。不知恤小固是然作。

者只是言從于強令鄭素來如此。以見今之貳楚走險。晉不得而罪之也。是機鋒緊對語。而筆法又與起處相應。真率中藏得細針密線在也。
俞寧世曰。以敘事為議論。以議論為辭命。歷歷落落。極淡極古。

于。其會益後。又見此。酒之為禍烈也。

且作小。言首。尾有。言首。尾有。

畏則身中。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萃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存虛求

反。補正曰。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註曰。野獸就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

按正義謂下云。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是小國之事。大不能選擇。寬靜蔭之處。此說為長。

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楚如鹿赴險。鋌他頂反。命之罔

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存于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

之。儻晉鄭之竟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欲以兵距晉。

六月壬申。魯莊二十四年。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楚成。楚大國之間而

五年二月無壬戌。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楚成。楚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

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池。晉侯女壻。皆晉壻。

按穿與池。皆晉壻。

○秋。周甘歇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歇。周大夫邠。垂。周地。河南

新城縣北。有垂亭。為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邠音審。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

此為商人見弒起本也。前數語先為戒。期不及作引絕妙伏筆法。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偷猶苟且。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

營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夏五月戊戌，齊人

弒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六月癸酉，葬我

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書二卿以兩事

○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弒。○夫

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庚

其。稱君君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

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

以上事。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

告龜。言君先令龜有咎。于卜兆為惠伯死張本。

丑公薨。此等舉動全不是。驟施聚士。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卽

此節合上段讀。前是以理斷。此是以數。斷有疾者，偏不以疾死。利人死者，偏先必死者而死。與前以詐偷決死同一奇文也。前重兩偷字，後重三期字，亦相配處。

此所謂嬉笑怒罵皆文章也。歌語妙在人字。職諱妙在其字。一是不知奪妻者。

左補
為何知人一并不知見別者為誰之父
矣誰甚焉

兩人相讓相謀本無輕重而以扑扶職
發難于歇故起處平叙兩使字而用筆
自有詳略于法最審細也

徐揚貢曰讀竹中句則知左右無一人
讀舍爵句則知國中無一人齊侯孤立
之况如繪

兩人兩事其分任可知文只併叙總要
簡耳

此三節合為一篇以襄仲殺適立庶為
主中節止叙其事首節是緣起分叙敬
顯宣公一變一長事進而文對都歸併
襄仲身上末節是斷案却另起爐灶
即于哀姜哭祭中點出首尾伏應一片
其夾叙惠伯事乃附見法妙于起處亦
先插一筆便不嫌贅章法安頓之細如
此

位乃掘而別之斷其尸足而使歆僕僕御納閣職伏竹中

之妻而使職駟乘駟乘駟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

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西門名二人浴于池歆以扑扶職扑

也扶擊也欲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

以相感激何傷職曰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乃

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林納懿公于申池之竹中歸舍

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齊人立公子元

桓公子
惠公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有事在襄仲賀惠公立莊照大人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仲見于

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

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日子卒諱

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

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

以哀名姜一行中有多少推胸頓足血
導泪枯神理在讀之疑有愁雲繞其筆
端悲風起于紙上也

唐錫周曰質言之只一哭字可了看眼
在一市字便生出無數蒼色無數神情
曰過市則涕泗滂沱非一時曰皆哭則
涕零如雨非一人更妙在哀姜口中只
十字便住宛然哽咽光景蓋十字少一
字不得亦更無第十一字可說也

此是左氏議論文字中第一首條暢平
實之作分兩半讀前半正答去莒僕之
意後半推言去莒僕之功而上截又分
三層一層先大夫一層先君周公一層
說到行父還說莒僕下截亦分三層一
層舉十六族一層去四凶一層說到行
父二十之一都出賓入主雖詳略不同
門架未始不相配也看其前用排後用
對以雙調起以單調收其氣疏其力厚
其格整其詞贍誠乃楊腹之官屬分其
餘瀝即足傲彼五侯鯖也已

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

死不書者史畏襄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仲不敢書殺惠伯

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

與有罪出者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異故復發傳

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唐曰反為市人是烘雲北月法所謂出姜不允于魯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

行無禮于國紀號也莒夷無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謚故有別號

其實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

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水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

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

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則法也合法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慶功度量也功

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

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

以掩賊刑竊賴姦之用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

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服虔以為正刑一議刑八即引小司寇八

議議親故賢能功指寫法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貴勤實之辟未確

覆之先述四字上下意反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

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

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

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而皆在於凶德是

以去之英局法此下是造五屬樓手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

先儒舊說及譙周考史皆以顓頊帝譽為蒼舒隲數

帝之身號高陽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此即垂益禹皋陶之

禱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倫庭堅即臯陶字齊聖廣淵明

隲音頽敬五才五回二反禱音稠又音齊聖廣淵明

桃戲音演又以震反危音雁降音杭齊中也淵深也允信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也篤厚也愷和也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譽之號八人亦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忠肅共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此

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濟成也以至於堯堯

隕隊也

這篇對說居多只是善用賓主有禮無禮吉色凶德濟美濟凶直說到天功二

此段筆調最生動排而不板也

極言莒僕之當去只數語可了為要語

至推此法也賦海欲得萬言固易易耳

得訣在使史克若行父自對安得有

倍多文字後八子難措辭處往往托之

他人之口其源盡本諸此也

是以去之已結過公問其故若如此便

任亦得但文氣似局而未暢故下文重

又引古詞公極其鋪排行文原有敷衍

之法然未免開靡落一派昌黎浮誇之

請大抵專指此種而言不能為古人諱

矣

忍修一束于本節為兩頭分中間合也

元帝四凶等名目極奇麗可喜

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

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

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

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管帝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

○敦徒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

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

邪也服行也蒐隱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

奇惡惡也盛德賢人也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節言話善也告之

則頑德義不入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檮杌謂鯀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

不能去須賢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

臣而除之縉雲氏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亦貪也盈滿也實

此處略變便不欺

海漢注洪興會淋漓長文最貴收綴完密似此一氣盤旋如大海迴風生紫瀾也起結寫得生動中幅板處都活此文字相救之法

一數字領起許多數目算博士得左氏之一體矣

財也。周禮鄭註金。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者子。王曰貨布帛曰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者子。比三。謂之饗饗。貪財為饗。貪食為饗。饗也。乃反發。凶。謂之饗饗。他結反。正義曰。尚書無三苗罪狀。既甄去三凶自然。舜臣堯。為堯。實于四門。四門。達。饗。饗是三苗矣。案四凶罪狀。渾敦窮奇檮杌饗饗。賢。禮。流四凶族。而流放之。諸四裔以禦魑魅。魑之災。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螭故知切山神獸形。魑。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美。

唐錫周曰大落墨法東西京文往往祖此。鍾何敬曰此行父托苦癸以劫持宜公也。三家增權蓋始于此。俞靈世曰鍾說甚精。顧其不自對而使太史克者一以見考証故實之有據一以見嘗法不隱之有人也。

左氏叙法大抵不出一順一逆。如此文凡寫三過先從武氏說到司城須次從須說到武氏又從武族說到司城因陪一司寇而以靖國人結焉平叙文字無一牽筆如此。

也典常也此。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八元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再。擢九。舜六。過。只要跌出。去。一。凶。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作亂司城須文公弟。戴族。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華樂。

以作亂以靖國人首尾昭應亦自明整

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
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

遂出武穆之族

穆族黨于武氏

故使公孫師為司城

公孫師莊公之孫

公子朝卒使樂呂為

司寇以靖國人

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卷九

終

